

太平经合校之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五丙部之

<p> 「真人前，子连时来学道，实已毕足未邪？」「今天师不复为其说也，以为已足，复见天师言，乃知其有不足也。今意极讫，不知所当复问。唯天师更开示其所不及也。」「行，真人来。〈起〉天下何者称富足，何者称贫也？」「然，多所有者为富，少所有者为贫。」「然，子言是也，又实非也。」「何谓也？」「今若多邪伪佞盗贼，岂可以为富邪？今若凡人多也，君王少，岂可称贫邪？〈止〉」「愚暗生见天师有教，不敢不言，不及有过。」「子尚自言不及，俗人安知贫富之处哉？」「今唯天师令之无知，比若婴儿之无知也，须父母教授之乃后有知也。」「善哉，子之言也。太谦，亦不失之也。诺。真人自精，为子具言之。〈起〉富之为言者，乃毕备足也。天以凡物悉生出为富足，故上皇气出，万二千物具生出，名为富足。中皇物小减，不能备足万二千物，故为小贫。下皇物复少于中皇，为大贫。无瑞应，善物不生，为极下贫。〈止〉子欲知其大效，实比若田家，无有奇物珍宝，为贫家也。万物不能备足为极下贫家，此天地之贫也。〈起〉万二千物俱出，地养之不中伤为地富；不而善养，令小伤为地小贫；大伤为地大贫；〈止〉善物畏见，伤于地形而不生，至为下极贫；无珍宝物，万物半伤，为大因贫也。悉伤为虚空贫家。此以〈起〉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此父母贫极，则子愁贫矣。与王治相应。是故古者圣王治，能致万二千物，为上富君也。善物不足三分之二，为中富之君也。不足三分之一，为下富之君也。无有珍奇善物，为下贫君也。万物半伤，为衰家也。悉伤为下贫人。古者圣贤乃深居幽室，而自思道德，〈止〉所及贫富，何须问之，坐自知之矣。」「善哉善哉！今唯天师幸哀帝王久愁苦，不得行意，以何能致此贫富乎？」「善哉善哉！子之难问也，已入微言要矣。然所行得失致之也。〈起〉力行真道者，乃天生神助其化，故天神善物备足也。行德者，地之阳养神出，辅助其治，故半富也。行仁者，中和仁神出助其治，故小富也。行文者，隐欺之阶也，故欺神出助之，故其治小乱也。行武者，得盗贼神出助之，故其治逆于天心，而伤害善人也。〈止

〉道者，乃天所案行也。天者最神，故真神出助其化也。地者养，故德神出助其化也。人者仁，故仁神出助其化也。文者主相文欺，失其本根，故欺神出助之也；上下相文，其事乱也。〈起〉武者以刑杀伤服人，盗贼亦以刑杀伤服人；〈止〉夫以怒喜猛威服人者，盗贼也。故盗贼多出，其治凶也。盗贼多以财物为害，故其治失于财货也。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，大得天心，其治若神，而不愁者，以真道服人也；中君以德服人；下君以仁服人；乱君以文服人；凶败之君将以刑杀伤服人。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，不以文刑杀伤服人也。所以然者，乃鄙用之也。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，故天〈起〉乃好生不伤也，故称君称父也。地以好养万物，故称良臣称母也。人者当用心仁，而爱育似于天地，故称仁也。此三者善也，故得共治万物，为其师长〈止〉也。夫欺刑者，不可以治，日致凶矣，不能为帝王致太平也，故当断之也。今真人以吾书付有道德之君，力行之令效，立与天相应，而致太平，可名为富家，不疑也，可无使帝王愁苦，反名为贫家也。今民间时相谓为富家，何等也？是者但俗人妄语耳，富之为言者，乃悉备足也。一事不具，辄为不具足也。故古者圣贤不责备于一人者，言其不能备之也，故不具责之也。今八十一域国，物各少不备足也，不能常足也，故从他国取之也。今一家有何等富哉？真人其好随俗人妄言邪？」「不敢不敢。」「子既学慎言，无妄谈也。夫妄谈，乃乱天地之正文，不可为人法，慎之。」

「唯唯。今天师既加恩爱，乃怜帝王在位，用心愁苦，不得天意，为其每具开说，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。愚生受书众多，大眩童蒙，不知当复问何等哉？唯天明师，悉具陈列其诚。」「善哉善哉！然天法，阳数一，阴数二。故阳者奇，阴者偶。是故君少而臣多。阳者尊，阴者卑，故二阴当共事一阳，故天数一而地数二也，故当二女共事一男也。何必二人共养一人乎？尊者之傍不可空，为一人行，一人当立坐其傍，给侍其不足。故一者，乃象天也。二者，乃象地也。人者，乃是天地之子，故当象其父母。今天下失道以来，多贱女子，而反贼杀之，令使女子少于男，故使阴气绝，不与天地法相应。天道法，孤阳无双，致枯，令天不时雨。女者应地，独见贱，天下共贱其真母，共贼害杀地气，令使地

气绝也不生，地大怒不悦，灾害益多，使王治不得平。何也？夫男者，乃天之精神也。女者，乃地之精神也。物以类相感动，王治不平，本非独王者之过也。乃凡人失道轻事，共为非，其得过非一也，乃万端；故使治难平乖错也。天地之性，万二千物，人命最重，此贼杀女，深乱王者之治，大咎在此也。」「今天师为王者开辟太平之阶路，太平之真经出，为王者但当游而无事，今是伤女为其致大灾，当奈何之乎？」「善哉，子之问也，得天心矣。然天下所以贱恶女者，本恶过在其行。」「何谓也？愿闻之，试得记于竹帛，万万世不敢去也。」「善哉，子今能记之，天下无复杀女者也。」「唯唯。愿记之，以除帝王之灾，吾所乐也，以救冤女之命。」「善哉，子已得益天算矣。」「何谓也？」「然，活人名为自活，杀人名为。天爱子可为已得增算于天，司命易子籍矣。」「不敢也，不敢也。」「无可复让，此乃天自然之法也。然天下所以杀女者，凡人少小之时，父母自愁苦，绝其衣食共养之。非独人也，跛行亦皆然。至于老长巨细，各当随其力而求衣食，故万物尚皆去其父母而自衣食也。贤者得乐，不肖得苦。又子者年少，力日强有余。父母者日衰老，力日少不足也。夫子何男何女，智贤力有余者，尚乃当还报复其父母功恩而供养之也。故父母不当随衣食之也。是者名为弱养强，不足筋力养有余也，名为逆政。少者还愁苦老者，无益其父母，父母故多杀之也。今但为乏衣食而杀伤之，孰若养活之者，而使各自衣食乎？真人！是诚冤绝地统，民之愚甚剧也。」「今小生闻是，心大悲而恐●，知冤者诚多，当奈何哉？」「然，夫好学而不得衣食之者，其学必懈而道止也，而得衣食焉，则贤者学而不止也。当使各有所利，不当使其还反相愁穷也。」「何谓也？」「夫女者无宫，女之就夫，比若男子之就官也，当得衣食焉。女之就夫家，乃当相与并力同心治生，乃共传天地统，到死尚复骨肉同处，当相与并力，而因得衣食之。令使贤且乐，令使不肖者且苦。比若土地，良土其物善，天亦付归之；薄土其物恶，天亦付归之；不夺其材力所生长也。天地尚不夺汝功，何况人乎哉？如是则凡人无复杀其女者也。」「善哉善哉，一大深害除矣，帝王太平已至矣。」「真人何以知之乎？」「然，夫父母与子，极天下之厚也，

不得困愁焉，不宜杀之也。毋乃杀其子，是应寇贼之气，大逆甚无道也。故其乱帝王治最深。夫女，今得生不见贼杀伤，故大乐到矣。」「然，子说是也，可谓知之矣。今天下一家杀一女，天下几亿家哉？或有一家乃杀十数女者，或有妊之未生出，反就伤之者，其气冤结上动天，奈何无道理乎？故吾诚□□重知之也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，则令妇人无两心，则其意专作事，不复狐疑也。苦而无功，则令使人意常不和谐。此者，乃天性自然之术也。真人慎之，无去此书，以付仁贤之君，可以除一大冤结灾害也。慎吾书言，以示凡人，无肯复去女者也，是则且应天地之法也，一男者得二女也。故天制法，阳数者奇，阴数者偶。大中古以来，人失天道意，多贼杀之，乃反使男多而女少不足也。大反天道，令使更相承负，以为常俗。后世者剧天下恶过，甚痛无道也。夫男者乃承天统，女者承地统；今乃断绝地统，令使不得复相传生，其后多出绝灭无后世，其罪何重也！此皆当相生传类，今乃绝地统，灭人类，故天久久绝其世类也。又人生皆含怀天气具乃出，头圆，天也；足方，地也；四支，四时也；五藏，五行也；耳目口鼻，七政三光也；此不可胜纪，独圣人知之耳。人生皆具阴阳，日月满乃开胞而出户，视天地当复长，共传其先人统，助天生物也，助地养形也。今天地神信此家，故天地神统来寄生于此人，人反害之，天大咎之，而人不相禁止，故天使吾出此书以示后世也。事已发觉，而复故为者，名为故犯天法，其罪增倍，灭世不疑。真人慎之，自励自励！」「唯唯。」「子今既已发觉此事，而逃亡其书，子代人得罪坐之矣。」「不敢不敢。」「行去，各为身计。」「唯唯。」右〈起〉分别说贫富君王行之立吉禁人断绝地统以兴男女平复王政。〈止〉「真人前。今天太和平气方至，王治且太平，人当贞邪不当贞？何以当贞？」「夫贞者，少情欲不妄为也。」「噫，真人之说纯。大中古以来，俗人之失也，其师内妒，反教民妄为也。」真人曰：「何谓也？」〈起〉「夫贞男乃不施，贞女乃不化也。阴阳不交，乃出绝灭无世类也。二人共断天地之统，贪小虚伪之名，反无后世，失其实核，此天下之大害也。〈止〉汝向不得父母传生，汝于何得有汝乎？而反断绝之，此乃天地共恶之，名为绝理大逆之人也。其应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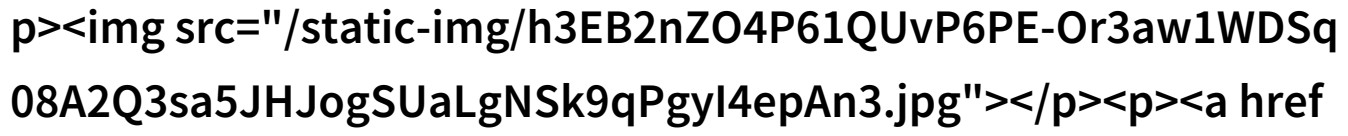
使天地隔绝，天不肯雨，地不肯化生，何也乎？」〈起〉夫天不雨，即其贞不施也；夫地不生万物，即其贞不化也。夫天乃不雨，地乃无所生物，天下之大凶咎也。〈止〉何以为善哉？」「观真人之说也，不顺天地之教，令逆天道，不乐助天地生化，反欲断绝之，子之吐口出辞，曾无负于皇天后土乎？」「无壮不及有过，见天师说，自知罪重不也？」

」「为子言，事无当反天道，而以俗人之言，不顺天意，阴阳所以多隔绝者，本由男女不和。男女者，乃阴阳之本也。夫治事乃失其本，安得吉哉？」「今唯天师。当云何乎？」「然，太皇天上平气将到，当纯法天。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，以象阴阳。阳数奇，阴数偶也。乃太和之气到也。如大多女，则阴气兴；如大多男，则阳气无双无法，亦致凶，何也？人之数当与天地相应，不相应力而不及，故得凶害也。」「夫帝王后宫乃应土地，意云何哉？」「今真人所言，即助吾语也。夫女，即土地之精神也。王者，天之精神也。主恐土地不得阳之精神，王气不合也。令使土地有不化生者，故州取其一女，以通其气也。乐其化生者，恐其施恩不及，王施不洽，故应土地而取之也。遍施焉，乃天气通，得时雨也，地得化生万物。令太平气至，不可贵贞人也，内独为过甚深，使王治不和良，凡人亦不可过节度也，故使一男二女也。」「善哉善哉！」

」〈起〉右顺天地，法合阴阳，使男女无冤者，致时雨令地化生，王治和平。〈止〉「真人前，今太平气临到，欲使谨善者日益兴，恶者日衰却也。为其有伤杀人，盗贼发，为作政当云何乎？」「何谓也？」

「谓临发所知也。如人君坐有所疑，而欲使善者大兴，恶者立衰也。盗贼起，使实时得也。」「其为政当奈何乎？」「今真人宜善记之。」「今天师使之，敢不言，每言不中天师法。」「何谦为言之？自古大圣人不责备于一人也。今子言不中，何谦乎？」「唯唯。但当赏善罚恶，令使其分明□□，即善者日兴，恶者日衰矣。」「子言是也，其赏罚独无名字邪？」「不及勤能壹言，不敢复重。今唯天师大开示之。」「然，子主记之，为子具言之。长吏到其发所，悉召其部里人民，故大臣故吏使其东向坐，明经及道德人使北向坐，孝悌人使西向坐，佻家谨子使居东南角中西北向坐，恶子少年使居西南角中东北向坐，君自南向坐，何

必正如此坐乎？各从其类，乃天道顺人立善也。盗贼易得，何谓也？大臣故吏投义处，此人去不仕，欲乐使以义相助也。明经道德投明处，欲使明其经道相助察恶也。孝悌投本乡，至孝者用心，故使归本乡也；孝悌者欲使常谨敬如朝时也。物生于东，乐其日进也。谨力之子投东南角者，东南长养之乡，欲乐其修治万物而不懈怠也。恶子少年投西南，西南者，阳衰阴起之乡，恶欲相巧弄，刑罚罪起焉，故猴猿便巧，处向衰之地置焉。东向西向北向悉居前，不谨子与恶子居其后。有酒者赐其各一器，无酒者赐其善言者，使相助为聪明已毕也。君坐间处，居户内自闭也。一一而呼，此众人以尊卑始教，其各言一，各记主名也。所言所记，后当相应，后不相应者坐之。言而不相应者，大佞伪人也，后即知佞伪人处矣。言而相应者，久久乃赐之，进其人，毋实时也何乎？将致怨。为人君父，而使其臣子致怨，非慈父贤君也。故已毕悉遣诸善人去，恶子少年与吏俱逐捕不得贼者，不得止也。真人用此书，以付上德之君，以示凡人，各知有此教，善者日兴，恶者日衰矣，盗贼邪奸得矣。」「善哉善哉，何故先示之乎？」〈起〉「夫天将兴雨，必先有风云，使人知之。所以然者，欲乐其收藏也，所以先示者，乐其为善者日兴，为恶者日止也。今太平气当至，恐人为恶乱其治，故先觉之也。为政当象天。〈止〉夫天不掩人之短，太古圣人不为也，名为暗昧政，反复致凶，不得天地心意，故先示之也。」「善哉善哉，君何故必居户内自闭，而使言者居户外乎哉？」「然，夫人将闻密言者，必心不自知前也。头面相近，傍人知之，令为言者得害矣。夫为人君长，受人聪明，后使其人得害，名为中伤忠信，贤良股肱，后无肯复言者也。聪明闭绝，其政乱危者矣。又君者，阳也，居阴中；臣者，阴也，处阳中也。阴阳相得者，使人悦所言，进必尽信也，此天自然之法也。真人宁知之邪？」「唯唯。」「行去，勿妄言。此致太平之书也。」「唯唯。」



十五丙部之一.pdf" target="_blank">下载本文pdf文件</p>